

母女教師



紀 叶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母女教师

纪 叶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7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沈淑严和沈月英母女二人，在一个学校里教書。沈月英是个剛作教师不久的年輕姑娘，沈淑严是一位有着卅年教学經驗的老校长。沈校长有很高的威望，但她对工作中的成績缺乏正确的認識，把教育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，满足于个人成績，愛个人荣誉，喜欢奉承，对学校采取家长式的领导；再加上教育科长張志高，为了追求沈月英，而百般恭維沈校长，使她更加驕傲自滿，并在工作中犯了錯誤。沈月英对教育兒童有正确的認識，对自己母亲的缺点进行了斗争，终于帮助她認識了的錯誤。母女二人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，满怀信心地在生活的道路上繼續前进。

母 女 教 师

紀 叶 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 787 × 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2 $\frac{1}{2}$ · 字數 59,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,600 册 定價 (7) 0.24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54·

第 一 章

一

五月里。在北方，正是春末夏初的日子，天气晴朗，满目春光。

碧藍碧藍的天空，白云輕悠悠地飄呀飄的，象是在明淨的大海裡浮起幾只潔白的舟帆。廣闊的原野上，鋪上了一層新穎的綠色。

在一處傍山的地方，樹木籠罩著一個村鎮，綠郁郁的一片，一條滾滾的河水從村鎮旁邊流過。

一輛馬車從村鎮裡出來，順著大路緩緩地走動。彎彎曲曲的大路延伸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馬路兩旁，一片片綠油油的麥苗和莊稼。陽光給田野抹上了萬紫千紅的金光。田野裡，人們三五成羣地勞動著。道路上，行人來往。

從村鎮裡出來的那輛馬車上，坐著兩個人，一位是年紀有五十來歲的老太太，她身體發胖，穿著一身朴素而整潔的灰布衣服，外套一件敞開懷的夾大衣，微微有點花白的頭髮挽在腦後，戴著一副黑框子老花鏡，這副眼鏡戴在臉上，使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顯得穆肅威嚴。她的外表讓人一看，就知道她不是普通的農家老婦，她是縣裡第一完全小學校長，名叫沈淑嚴，是一位有著多年教育工作經歷並享有威望和聲譽的老校長，她是個外表沉靜、內心卻很有主張的人。和她坐在一起的另一位中年男子，約有二十七、八歲，穿一身淺藍色嗶嘰制服，嶄新

的衣褲熨的棱角平整，腳蹬皮鞋，偏背式的頭髮似乎抹了点油，亮光光的。他是什么人呢？看来象是老校长的兒子？不，老校长并没有兒子，他幼年时曾是老校长的学生，现在是县文教科科长，名叫張志高。坐在大車前面手执皮鞭赶車的是一个青年农民，名叫小李。他們都精神奕奕，神情愉快。

馬車在紧傍田野的大路上走着。田野里劳动的人們揚起手向沈校长打招呼；过路的青年彬彬有礼地向她問好；迎面的背着書包的学生，停在路边恭敬地向沈校长行礼……沈校长微笑地点着头。

順着大路望去，远处，影影綽綽地看見几幢土紅色的平頂房屋。小李吆喝了一声，揚起皮鞭，朝馬身上抽打了一下，馬蹄踏踏踏地跑起来，馬車飞快地向远处駛去，車后面卷起了一团灰尘。

一个普通的中等火車站，土紅色的站房，兩边圍着木柵欄，木柵欄外面是一排排葱綠的树木和綠茵茵的庄田。

車站上的人們在忙碌着，搬运工人扛着箱子、口袋、行李卷……堆在站台上；等候上車的旅客們携帶着行李物件，按照車站服务員的指示，一行一行地排起队来。

沈校长和張科长从車站入口处出来，他們繞过排队的人，走到前面月台上，向火車来的方向張望，張科长抬起手臂看了看表。他們手里都不拿什么东西，可知是来迎接亲友的。

叮叮叮叮……

車站上响起一陣电鈴声，值班站长手拿紅綠旗走上月台，扩音器里傳出女广播員的声音。“旅客同志請注意，从省城方面开来的一百一十一次普通客車馬上就要到站，請准备……”

鳴——鳴——

听到火車吼叫了一声，接着，一列火車出現在站外，車头

上的烟囱“突突”“突突”地喘息着，濃烟不断从它嘴里吐出来，灰色的烟柱拖的长长地卷滾着，扑向铁路边的树木和田野。車輪有节奏地轉动着，漸漸地慢下来，駛进車站。

值班站长揮动旗子，車头呼呼地噴出一股白色的蒸气，列車“格登”一下，停在月台旁。

沈校长扶了扶眼鏡，向列車車門寻視；張科长趁空赶紧整理了一下衣領。

列車門口，月台上，旅客們匆忙地上下車，人声吵吵嚷嚷。

車站上人們往来熙攘，互相挤碰，沈校长和張科长从前到后地瞅着，人們从他們身旁走过，張科长左顧右盼地有点焦急，沈校长看着看着，臉色有些失望。

这时，在后面的一节車廂門口，一个女乘客跳下来。她回身从列車員手里动作敏捷地接过柳条箱、行李卷、帆布包等东西，一件一件搬到月台上，她向列車員道了謝，然后直起身来喘了口气，用手理了理披在額前的头髮。

于是，我們看清这位剛下車的女乘客是个年輕俊俏的姑娘，年岁最大不过二十剛出头，个子不高不矮，身材舒展，穿着敞領的学生藍制服，花襯衣的領子翻露在外面，她那黑油油的剪髮梳的挺整齐，紅潤的圓臉龐上兩只炯炯发亮的眼睛，緊閉的嘴唇，微笑的神情，显出她是一个热情而剛毅的姑娘。

人群中，沈校长和張科长仍在来回找寻。

忽然，張科长面帶喜色，指着后面对沈校长說：“那不是她！”

沈校长急忙随張科长快步向后面走去。

“月英！”張科长等不及走近，便揚起手叫了一声。

原来那位年輕俊俏的姑娘就叫沈月英，是沈校长的女兒。她听到呼唤轉过臉来，露出極大的喜悦，快活地向沈校长飞跑

过去。

“媽媽！”她兴奋地叫着，双手紧紧地拉着沈校长的手，跳蹦了一下，說：“你等急了吧，听到要調我来和你一块兒工作，我就恨不得一下飞来。”

沈校长欢喜地說：“我怕省里不让你，媽是以母亲的名义調你的，又多亏志高是文教科长，他催的紧，才把你調来啦。”

月英松开母亲的手，又握着張科长的手說：“張科长，你好。”

“好。”張科长热情地說，“沈校长工作忙，学校事务多，你来了給学校增加力量，我当文教科长的更乐意。”

沈校长說：“志高今天一早就从县里来到学校，准备接你的。”

月英感激地說：“謝謝。”

这时，列車又鳴叫了一声，緩緩地开出車站。

月英对沈校长說：“媽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一定要赶来呀！”

“媽知道你不会忘記。”沈校长說。

張科长忙說：“你来的正好，今天学校还要为沈校长举行一个小型庆祝会，庆祝她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。”

“啊，媽媽，我真高兴，我也向你祝賀！”月英說着，欢欣若狂地拉起沈校长的手跳蹦着。

他們高兴地笑着，拿起了行李。

二

热烈欢騰的音乐响奏着。設在村鎮边上的学校，一个磚砌的弓形拱頂大門，圓門頂的一格石灰白壁上橫写着“第一完全小学”，門前扎着青綠的松柏牌坊，“整齐”、“严肃”四个

大字，分写在校門兩边粉刷的洁白的牆壁上。校門外有兩排高大的楊树，阳光透过翠綠的树叶照在圓門頂上。

校門口，学生們进进出出。寬大的校院，前后左右有三四个院子相联着，一排一排整齐的房子是教室和教师办公室。小学生們在校院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，有的擦拭小銅号，有的在給橫笛上系着絲帶子，有的整理鼓叉，有的排成一队在整理紅領巾……学校的工友老范在和走进来的农民群众打着招呼，人們都露着愉快的臉色，好象过节似的。

在校长办公室門前的院子里，月英和教师們一一握手相見。

女教师林老师和男教师楊老师等十几位男女教师，热情地和月英握手問好，他們周圍圍了很多学生和农民群众，大家都高兴地望着沈校长母女。

月英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高个子握手說：“吳主任，你好。”

教导主任吳若安笑容滿面地說：“好啊！欢迎欢迎。”

一位五十多岁精神健旺的老农民从旁边挤进来，他头髮斑白，額头和眼角有深深的皺紋，嘴边留着稀疏的胡子，他一来就高兴地叫道：“沈老师来啦。”

月英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說：“王万成大伯，你身体好。”

“好啊！”王万成老汉說：“几年工夫你可就长成大人了，我們鎮上的人都欢迎你。”

众人高兴地笑着。沈校長說：“老王現在是农业社副社長。”

人群外面又挤进来一个年輕的男教师，有二十四、五岁，上身穿一件黃色軍服，粗濃的眉毛，寬寬的額头，一副清俊的臉孔，他是六年級班主任陈偉。

吳主任指着他向月英說：“这是六年級班主任陈老师。”

月英一見陳偉，驚愕了一下，萬分喜悅地說：“啊，陳偉，你也在这里！”

陳偉上前熱情地握着月英的手說：“月英，知道你快來啦，就沒有給你寫信。”

吳主任詫异地說：“你們認識？”

“他們在小學時同過學。”沈校長說。

月英說：“我們還是中學時的同學呢。”

陳偉對吳主任說：“後來我參軍了。”

月英問：“你什麼時候來這裏的？”

“半年多啦。”陳偉說，“一轉業就到這裏的。”

張科長看着他們那樣熱情地談着話，臉上浮上不自然的表情，露出嫉妬的眼光。

吳主任說：“老同學相見，太好啦。”他用手向張科長、陳偉、月英、楊、林老師等一劃說，“這裏除了我，你們過去都是沈校長的學生，現在又聚會到老校長身邊啦。”

“是啊！”張科長說，“月英同志準備擔任校長兼的五年級班主任。”

教師們高興地說：“好，好。”

沈校長看看大家，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王萬成老漢說：“好啊，沈老師，沈校長有你這個幫手，一定會把學校搞的更好。”

眾人應和着。

工友老范走過來說：“都準備好啦，大家請吧。”

眾人愉快地擁着沈校長向一邊走去。

在一間大屋子裏，幾個方桌拼在一起，擺成長形，桌子上擺着朴素的帶着農村特色的酒菜。教師們圍坐在桌子周圍，沈校長坐在正中，王萬成老漢陪她一同坐在上首，張科長挨着沈

校长，月英和陈偉坐在一起。

張科长本是个爱出头露面很活跃的人，在这当儿，他对于沈校长尽力贊許地说：“今天咱們一面欢迎月英同志，一面为老校长祝賀。沈校长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，对人民有很大貢獻，她教导过的学生，就象美丽的花朵开遍了各个地方，她是我們全校和教育界的光荣。我們热烈地祝賀你，校长！”他說完提起酒壺給沈校长和月英斟酒，又献媚地笑着望望月英。

王万成老汉站起来說：“沈校长，我代表农业社的学生家长们向你祝賀。”

“謝謝。”沈校长說。

王万成老汉又高兴又激动地说：“咳，該着我們謝你啦。沈校长，你这二三十年为了咱們鎮上的学校費尽了心血啦。起初，你剛办学的时候，那是什么呀，东倒西歪的兩間破屋子，要什么没有什么，可你是个硬汉子……”

月英一边听着，一边兴奋地望着母亲，沈校长也注意地听着。

王万成老汉繼續說：“解放前，你为了保护学校，挨过国民党軍队的打，受过国民党当官的气，这些我都見過呀，你吃了多少苦，到底把学校办成現在这样子！”

教师们听着点头。

吳主任平时对沈校长的领导处处积极贊助，事事很会体会沈校长的意图，現在他也站起来說：“沈校长有丰富的教育工作經驗，我們在沈校长领导下，真是荣幸。”

沈校长感到自豪地微笑着望着众人，众人都站起来向她举杯祝賀。

院子里响起了鑼鼓号笛声，热烈欢乐的音乐响奏着。一群服装整齐戴着紅領巾的小学生和一些农民群众拥到門口来，一个名叫梁振荣的学生，走上前向沈校长举手敬礼說：“敬爱的

校长，我們代表全校同学向您祝賀！”

众人都起立鼓掌。

几个农民妇女抬着一个大木盘进来，盘里放着一个磁盆，盆盖上贴着一个用紅紙剪的大“寿”字，她們把木盘放到桌上。

一个妇女說：“沈校长，这是我們农业社給您献的寿面。”

門口的学生們和教师們热烈地鼓掌。

王万成老汉从木盘里拿起一双筷子，双手送到沈校长手里。張科长忙揭开盆上的盖子，滿滿一盆“长寿面”冒着热气。

沈校长内心充滿了荣誉感，她微笑地望着众人，从容地說：“感谢大家的盛意，我为教育事业出过力，感到很荣幸！”

月英看看母亲，又兴奋地向陈偉点头，張科长望着月英高兴地笑。

在热烈的鼓掌和音乐声中，沈校长用筷子高高地挑起了“长寿面。”

三

夜間。在沈校长家的外間屋，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玻璃框，上面横写着“桃李滿天下”几个字，玻璃框内压着許多象片：有穿軍装的、有穿工人服的、有干部、有妇女……

沈校长仰首望了一会儿，轉身走进了里間臥室。

里間臥室，并排地摆着兩張床。

月英穿着一件素淡雅致的花襯衣，正在整理床鋪。沈校长走进来，她有点疲倦地坐在一个平板长沙发里，慈祥地望着月英說：“英，过来。”

月英回身坐在母亲身旁。

小桌子上的玻璃罩子灯映照着她們洋溢着幸福的臉，墙上

的挂鐘有节奏的滴答声，仿佛是合着她們母女跳动的心的拍子。

月英依偎在母亲身上說：“媽，去年暑假和寒假，省里实习的小学教师們都开会受訓，我没有顧上来看你，你不怪我吧？”

“不。”沈校长笑了笑說。她象对待孩童时的月英一样，把她摟在胸前，爱惜地撫摸她的头髮，端詳了一会她的臉，傾訴着对女儿的思念說，“孩子，媽整天在学校里忙，一回到家来，就觉得孤零零的。不論冬天和夏天，春天和秋天，沒有一时不想你，有时候，媽一个人对着灯，坐呀坐呀，直坐到半夜……”

月英用手摸着母亲的肩說：“媽，我也很想念你。这下好啦，我再不离开你了。”

沈校长望着月英，欢心地一笑，把她摟得更紧，臉貼着女儿的臉，幸福的团聚使她感到莫大的安慰。

她們对面的墙上，挂着一張夾在小玻璃鏡框里的照片，已經发了黄的照片上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他好象在用关切的眼光靜靜地望着她們。就是这个人曾經在早年陪着沈校长度过一段短暫而甜蜜的日子。

沈校长的眼光落在照片上，她的臉上立时掠过一陣阴影，叹了口气說：“咳，自从你爸爸死了快二十年啦，媽帶着你教書，受尽了艰难困苦，媽和你相依为命的熬过多少苦日子啊。”她回忆起过去的的生活，内心不禁辛酸起来，臉上流下一道长长的泪水，声音顫抖地說，“不管刮风下雨挨飢受冻，媽从来不怕苦，只盼望学校能搞好，盼望你快长大。好容易熬呀熬呀熬到解放以后，媽才讓你离开我去住中学和师范……”

“媽……”月英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
沈校长說：“过去当教师的多么难啊，到处受人歧視。可是媽就有股硬勁，从来沒有向人低过头。”

“現在什么都好啦，媽！”月英安慰地說。

沈校長高興起來，開朗地說：“是啊，現在政府看重我，還選我做了縣人民代表，咱們第一完小也是全縣的重點模範。”

月英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，充滿熱望地說：“媽，和你在一起工作多好呀！教師，這是多么好的工作呀！我早就立志要象你一樣，一輩子當個人民教師，和你一起培養很多很多的好學生，回到家來，我照顧你，媽，你說多好呢。”

“是啊，孩子。”沈校長愉快地說，“你在媽身邊，媽無論什麼時候都感到幸福。”

月英說：“媽呀，我還要你愛護身體，越活越年輕。”

“好，年輕，我還要加入你們青年團哩。”沈校長笑着說。停了一下，她忽然象想起什麼似地說道，“英，媽還想加入共產黨呢。”

月英歡喜地抱着她說：“我的好媽媽，你應該爭取入黨。”

“媽憑幾十年的工作成績也夠條件。”沈校長說。

月英說：“媽呀，入黨可不是光憑成績的。”

“我是隨便和你說說！”沈校長笑着說，“小團員，又講起大道理啦。”

月英笑着順手摘下了母親的眼鏡，沈校長說：“干嗎摘我的眼鏡，當教師的人啦，還調皮。”

月英拿過一個小提包，取出一副新眼鏡遞給母親說：“給。”

沈校長仔細地看了看，戴在臉上，高興地說：“很合適，媽早就想換一副新眼鏡啦。”

“想，就是舍不得買。”月英又從桌上拿過一本夾講義的夾子說，“看，這個破夾子，我從記事就是它，還不換一

个。”

沈校长郑重地说：“不，这是我一生最珍贵的东西，你打开看看。”

月英打开了讲义夹，里面有一行题字：“为儿童教育事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题赠吾妻沈淑严。”月英抬头望着墙上已经逝去的父亲的象片，又回头望着母亲。

沈校长说：“英，现在是你的事业正式开始，妈把这个送给你做礼物。”

月英高兴地说：“妈，我一定好好保存。”

停了一会，沈校长望着月英，轻松地笑了笑说：“英，你也不小了，有了对象没有？”

月英含羞地摇摇头。

沈校长问道：“你看志高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志高……”月英感到母亲问的突然，便怔住了。

沈校长将月英拖到身边说：“志高小时候是妈最喜欢的学生，现在他是县里年轻有为的干部，妈希望你和他……”

月英的脸颊泛上一阵红晕，她噘嘴嗔责道：“妈，看你，说这些干吗！”

沈校长笑着说：“我说的是正经话，妈不是没文化的老百姓，婚姻是你的自由，不过，我看中的人不会错。我已经把这件事向志高提过，他很同意。”

• 月英说：“妈，谁要你多管闲事，我又不是小孩！”

“你在妈跟前，什么时候都是小孩。”沈校长说。

月英也就象小孩似地依在沈校长身上。

沈校长嘱咐地说：“志高这次要在学校住一个时期，你和他多谈谈。”她说着微笑地望着月英。

月英撒娇地摇着沈校长的身子说：“妈，一来就说这个，我不让你说！”

“好，不說！在媽跟前还害什么臊。”

她攬过月英，撫摸着她，母女二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。
灯光映照着她們的臉，鐘声滴嗒滴嗒地响着。

四

清爽的早晨，东方映出片片殷紅色的朝霞，炊烟繚繞在村鎮上空。

村鎮街道上，一群一伙农业社社員們，扛着犁鏵、鋤頭，牽着牲口往村外下地去，婦女們挎着籃子或提着小鋤嘻笑地走过。

沈校长和月英母女二人相伴着从街头走来，迎面的人有的和她們打招呼，她們拐过了十字街口，向村鎮边的学校走去。

她們走进了校門。

校院里吵吵嚷嚷，學生們在課前自由活动，沈校长和月英走到校院，吵嚷声逐渐靜下来，从她們面前走过的学生，都規矩地行礼，沈校长輕輕地点头还礼。

工友老范手执扫帚清扫校院。

沈校长贊許地看了他一眼。

沈校长从一个布告欄旁边走过，地上扔着几支粉笔头，她弯腰从地上撿起来。

老范忙跑过来说：“校长，我来。”

沈校长將拾起的粉笔头交給老范，又从地上拾起一个破損了的黑板擦子。

老范指着她拾起的黑板擦子說：“这个黑板擦子不能用啦。”

沈校长看了看說：“再粘上一块毛毡就能用，你把这一起送到教室去。”

老范尊敬地答应着走去。

月英看着母亲艰朴的作风，很受感动。

張科长从里院出来，他看見月英高兴地说：“校长，月英，你们早。”

沈校长说：“志高，你領月英看看学校吧，我要上课去啦。”

張科长殷勤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沈校长向校长办公室走去。

学校的大操场上，有双槓、小平台、滑板、跳板、篮球架等设备，操场周围围着半人高的籬笆，籬笆外面是村镇外的田野和河流，不远的地方有青郁郁的山巒。

張科长和月英来到了操场上。

張科长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看，这里的景致多好！”

月英微笑地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想起母亲跟她提过和張科长婚事的话，便不由的緋紅着臉，低下头观察着他。

張科长习惯地夸耀说：“以前县里很多学校都是设备破爛，教育不正规，自从我当了文教科长，費了很大勁，才把全县的学校整顿好。”他笑着补充说，“事在人为，当干部的就需要有魄力！”

月英謙虛地说：“我在师范毕业，才实习了一年，工作沒有經驗。”

“那里那里，不用客气。”張科长说，“这里的教师们水平不高，你来了我就放心啦。”

月英誠懇地说：“我不行。”

張科长说：“县文教科的干部也都能力低，各校都需要我亲自帮助，我还經常研究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巴……基洛夫的‘教育学’。”

“巴基洛夫？”月英说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張科長得意地說，“蘇聯有名的教育家。”

月英疑惑地望着他。

他們走到操場邊上。

張科長靠近月英身邊，囁嚅地說：“月英，我早就，早就……盼望你來……校長說……”

月英一陣臉紅，連忙岔開話頭說：“我也願意和我媽一起工作。”

張科長說：“你要願意，我領你出去玩玩，這一帶我很熟。”

月英說：“不，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呢。”

張科長說：“忙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我幫你做好嗎？”

月英搖搖頭說：“不，不用。”

張科長無可奈何地笑了笑。

五

村鎮外的一條河水滾滾地流，河邊綠柳成蔭，柔軟的垂柳枝輕輕地觸着水面。

月英蹲在河邊洗衣服，陳偉站在她身旁，月英將最後一件衣服擰干，交給陳偉，陳偉將洗淨的衣服晾在河邊青草地上。

月英擦着手說：“都洗完了，謝謝你幫忙。”

“我今天沒有事。”陳偉說着走到一棵大樹下，坐在一塊大青石上。

張科長從村鎮出來，順着小道向河邊走去。他彎腰從地上掐了兩朵野花，放在鼻子下聞了聞，抬頭一望，看見月英和陳偉，他怔了一下，停住腳步，遠遠地望着他們。

河邊。陳偉說：“想不到咱們又到了一起啦。”

“想不到……”月英美麗的笑容。